

《华语独立影像观察》发刊词

全体编辑

独立影像是我们时代最真实也最重要的影像文献，它们呈现了当下中国现实的深度和广度。独立电影也是对话场域，它需要自由地敞开，需要保持异质性存在，也需要有对这个世界说不的勇气。【杨弋枢·中国】

华语独立影像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批判立场、一种视觉美学。它是在身不由己的大时代里部分电影人和研究者做出的艰难选择，也是在商业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双重裹挟下部分热爱电影的人做出的自觉反应。它表达的是对个人生命体验和社会弱势群体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主流视觉政体和审美范式的颠覆。它在探索一种影像政治的过程中，也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视觉语言。作为酷儿影像的研究者，我希望华语独立影像能坚持反规范、反霸权的酷儿姿态，在实践中想象不同的世界并创造另类的社会关系。【包宏伟·英国】

我一直很喜欢站在边缘的感觉，因为我觉得那是保持自由与独立的最佳方式，不容易被中心所控制、为主流所裹挟。这也是离散在外的我保持与故土紧密联系的途径：站在边缘，更能看清真实而艰难的人生、更能感受到细微的呐喊与不屈的挣扎。做为一个从研究大众文化开始学术生涯的研究者，我很快在独立影像中找到精神的契合与情感的共鸣，自然而然地将那些从事独立影像创作、研究与传播的人引为同道。这份期刊是我们这群酷爱自由、珍视独立的影像及文字创作者试图打破各种界限的一种尝试，它书写着华语独立影像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也承载着我们的美学理念、社会实践与政治理想。瘟疫蔓延之际，这些影像中传递出来的爱、关怀，勇气与力量，帮助我们直面疾病、动荡、隔离与死亡。【余琼·英国】

独立是全球电影文化中经常被使用的一个术语，用于描述在主流之外制作、发行及展映电影的空间、形式及实践。作为一种品质，独立应该始终被置于本土环境与各种关系之中进行考察，因为主流的定义—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工业的层面—是因地而异的。我第一次遇见中国独立电影是2000年代初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一个周末，一位熟人邀请我去一家废弃的工厂看场表演。回想起来，这场表演是文慧与吴文光的《与民工跳舞》。如果你仔细看关于这场表演的视频，你可能会瞥见一个年轻得多的我，正略带困惑、专注地观察着舞台中心的民工们。也许潜意识中受到了这次经历的影响，回英国后我就做了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博士论文。在论文中我探讨了现场美学，或者叫现场拍摄，这恰恰是与全世界独立电影制作都密不可分的新现实主义实践之一，在中国有着其特定的本土渊源与意义。但这些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自那时起，中国独立电影发生了很多变化，也被更多地书写。我希望这份期刊能够提供一个空间，让我们去探索这些发展与变化，就中国及更大的华语地区的独立影像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进行交流。【卢克·罗宾逊·英国】

何为独立？繁体字的“獨”追溯到篆书，被认为是一只浪迹在蜀地的不合群的野兽，而“立”字在甲骨文中则是一个站立起来的人。所以“独立”连起来既强调离群的个体状态，又表达这一个体不需要依靠任何外力的行动，概括地说就是“相对性”和“自主性”。我们很容易理解一个生物（无论是野兽还是人）的独立；但连接电影，独立似乎就变得复杂了。相对性可以理解为相对于商业市场，相对于主流文化，相对于大众审美，相对于政治体制；自主性可以理解为思想自主、表达自主、制作自主、传播自主，等等。也许绝对的独立永远都不存在，但恰恰因为“相对性”，独立电影必定是逆境的、是实验的、是异类的、是反抗的；也恰恰因为“自主性”，独立电影必然是独特的、是自由的、是行动力强大的、是饱含生命力的。这就是它的魅力，它大胆地探索着电影的边界，努力追寻历史的依据，无限呈现人类的想象，爆发源自内心的呼喊。哪怕它很微弱，很渺小，但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向华语独立影像致敬！【李铁成·香港】

和所有艺术创作一样，电影创作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而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是人的一切自由的基石，也是人之为人核心要素。在一个随意剥夺公民权利、自由和尊严、习惯性遮蔽真相的国度，当下的电影审查体制成了极权踊跃而有效的帮凶，使得电影这门伟大的艺术形式在此地几乎沦为宣传工具或攫利工具，而丧失了它原本的魅力和活力。而独立电影，应该是从这片黑暗的夹缝中奋力突围的一道光：它借助耐心揭示真相——外部的真相和内心的真相，细致描绘社会和人的困境，清晰呈现集体主义之外的个体存在与个体价值，给边缘者以关注，给弱势者以关怀，给被侮辱被损害者以尊严。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独立电影的存在，都是在探索被权力规训之外的“表达的可能性”。作为一位独立创作者，我愿意时刻告诫自己：不服从权力，不顺从资本，不讨好观众，不依附圈子，不向任何一种强权主动让渡自己的言论自由；坚持立足现实，深入观察，保有独立思考 and 批判精神，努力于不可能处创造可能，于不自由处追寻自由。【张赞波·中国】

在独立电影领域，大多数我学到的与创作的，来自于痛苦、失败、不适与紧张。本地性、亲密性与脆弱性是我关注的、研究的、创作的故事的灵魂。通过这条路径，我看见人的尊严与社会现实。这个社会现实就是：贫穷、不公与暴力是大多数草根人群日常生活中要处理的关键议题。我相信，这是独立电影创作与传播的核心价值所在。对我而言，独立电影就是通过内容及电影语言本身，对强权说出真实，不管身处哪种社会处境中。【曾金燕·瑞典】

在中美两国之间工作与旅行多年之后，我终于在中国独立电影圈找到了我的族类。尽管当时是新手，我依然受到了欢迎，而这种开放与自由的精神对于独立电影至关重要：互相敞开，鼓励自我表达，力求呈现生活经验的脆弱性以及“现实的残酷与光芒”。我与富有启发性的同伴们团结一致、精诚合作，不断地超越国家与工业的界限去探索电影。这是一种实验，也是一种信仰，尽管法规及压制手段日渐增多，但这种持续的抵抗却在重新想象着电影和社会。【史杰鹏·美国】

2008年，我在法国的一个电影节上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独立电影。一年后在北京我见到了这些电影的导演，对他们在艺术场所与小规模影展上与一群朋友和影评人一起组织放映的实践与坚持产生了浓厚兴趣。我逐渐明白独立是一个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观看那些未能在影院中放映的电影，也可以结识对电影有着相同热爱及持相似价值观念的同道中人。在观看这些电影并聆听导演与现场观众的讨论时，我意识到独立产生于对美学的一种集体思考，这种美学旨在使银幕上反映的现实符合被拍摄者的真实生活。换句话说，就是找到词汇及它们所指代的具体事实之间的一致性，从而质疑政党/国家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的抽象化语言。最后，我注意到，由于当局施加的日益严格的各种限制，独立变成了一种为保存独立电影放映空间而进行的抗争。我一直试图通过我的研究及我在法国组织的中国独立电影的放映去描述与解释这种独立的景象，即作为一个社会空间、一种审美反思及一项政治抗争。作为本期刊的编委会成员，我愿意继续这种思考、并与大家分享。【李风华·比利时】

我一直觉得，纯粹意义上的独立电影，是一种理想。不逃避现实，不自我审查，不受主流文化捆绑，远离商业和工业。具体而言，是出于作者的好奇心、探索欲，采取尽可能低的成本以避开资本、票房、利益，以一种近乎手工作业的方式去发现、去创造，最终做出自己坚信的真正有意义的电影。这些年来，可以说是赤脚走在一条乱石铺就的山道上。总有一种声音，微弱然而清晰，似断还连，在不远处激励着我。我感谢那无所不在的嶙峋，我感恩那偶尔馈赠的芬芳。我没有回头，我还在路上。【黎小锋·中国】

独立电影是相对于什么而独立？独立于资本、大众意见、某些政治力量或艺术惯例？于是独立电影被赋予了低成本、小众、政治异见性、艺术先锋性等诸多意义。我一直认为中国独立电影的定义和别的地区差别很大，因为侧重点不同。中国独立电影最早的形式就是以个体去拍个体的故事，发表个体的见解。那时候脱离了集体束缚的个体更能够讲述普通人的真实感受，所以我总说独立电影在中国一度就是诚实电影和真实电影，就是要呈现当下真实的情况，诚实的表达出自己的内心，而这其实是非常基本的要求，而不能因为这么做就被视为政治异

见者。中国独立电影的概念其实一直在变化，最近十年往往以“非龙标”为标准，偶尔会有例外。这样的标准更赋予独立电影一种政治色彩。这个过程中电影市场宽容度一度增加，独立电影人分化，一部分去拍龙标片，进行新的尝试，另有一部分还在替代空间中展映。但最近几年，这些空间都被迅速挤压。当挤压到了一定程度，独立电影早期那种决绝的地下制作模式也许会重返。面对难以把握的政治现实，大家追求到的些许空间竟然再次失去，这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会对自己多年来从事的事业一时间失去了信念。因此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它其实一直很艰难。【王小鲁·中国】

最近在为华语独立影像资料馆寻找自己若干年来拍摄的影展活动照片时，也整理出了自己到日本的第二年（2011年）做过的一个独立电影放映活动的图片与文案，感慨良多。当时因为想看来自中国的独立电影而不得在微博上发了一句牢骚，于是被人鼓励说，“如果想看的话，为什么不自己在大阪做几场放映呢”。这事儿后来和身在北京的一位朋友联手，再加上身边日本同事、中国友人的热心帮忙（因为我当时不大懂日语），还真成了！活动美其名曰，“地下之后——中国新独立影像在大阪”。虽然场地空间有限（是一个合租的活动空间），来的观众也不太多，但是翻看相册时却领悟到，如果没有当时的尝试，自己不会是今天研究所谓越境的亚洲独立电影的自己，我也不会作为《观察》编辑部的成员之一，写下这段文字。2012年参加一次网络对谈的时候，我还这样有点煽情地写过一段话：“我清楚，对很多人来说，电影、独立电影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但若有可能，这些作品能让你更敞亮地观看中国与世界。那些没有看过一部中国独立电影却以为能和你讨论中国现状的人，让我觉得恐惧。”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尽管如今中国独立影像的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十年前开始陪伴（过）我、我陪伴（过）的人与事，都以陌生的面貌，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一个有趣的时代？！【马然·日本】